

《黑水灯塔船》的身份建构研究

王一安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摘要

《黑水灯塔船》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 并提名布克奖。小说围绕主人公海伦展开, 她是一名都柏林的教师, 在得知自己疏远多年的弟弟德克兰身患重病后, 被迫与家人重聚, 在大西洋沿岸度过一段充满情感冲突与和解的时光。文章从空间视角出发, 分析灯塔、老屋和医院三大空间如何影响海伦的身份认同, 并揭示空间流动对其身份重构的关键作用。《黑水灯塔船》通过灯塔、老屋和医院三大空间符号, 展现了主人公海伦的身份建构与重塑。灯塔象征着自我认同的探索, 其光芒既代表希望, 也映射出她对过去的执念与迷茫。老屋承载家族历史与情感创伤, 使海伦在认同与抗拒之间挣扎。而医院则象征死亡与重生, 促使她直面痛苦, 实现身份的重新审视。海伦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不仅映射了她的心理变迁, 也揭示了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

科尔姆·托宾, 《黑水灯塔船》, 空间身份建构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Yi'a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ugust 19, 2026; accepted: October 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is a novel by Irish author Colm Tóibín,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and shortlisted for the Booker Prize. The narrative centers around the protagonist, Helen, a teacher from Dublin, who, upon learning that her estranged brother Declan was critically ill, is compelled to reunite with her family. Together, they spend a period of emotional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a house by the Atlantic coast.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novel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analyzing

文章引用: 王一安. 《黑水灯塔船》的身份建构研究[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596-601.

DOI: 10.12677/wls.2026.145083

how the three key spaces—the lighthouse, the old house, and the hospital—affect Helen’s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reveals the pivotal role of spatial mobility in her process of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uses the symbolic spaces of the lighthouse, the old house, and the hospital to explore the protagonist’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reshaping. The lighthouse symbolizes the exploration of self-identity, its light representing both hope and Helen’s fixation with, as well as confusion about, the past. The old house bears the weight of family history and emotional trauma, placing Helen in a state of tension between acceptance and resistance. The hospital, on the other hand, symbolizes both death and rebirth, forcing Helen to confront pain and engage in a re-evaluation of her identity. Helen’s movement through these varying spaces not only reflects her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reveals the fluidity and complexit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Keywords

Colm Tóibín, *The Blackwater Lightship*, Spat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空间转向”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参与着主体身份的塑造与规训。在此基础上，巴士拉与福柯分别从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的不同路径，拓展了空间研究的理论疆域。巴士拉在《空间诗学》中聚焦“被栖居的空间”，尤其是家宅这一原初场所。“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1]。”原著译本基于这一观感，巴士拉进一步提出，幸福的存在就是内心空间的存在，庇佑我们的家宅经由内在化才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充足的幸福感[2]。

家宅不仅是物理庇护所，更是记忆与无意识的容器。家宅通过回忆与想象，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情感与精神的载体。这一视角为理解小说中老屋所承载的家族记忆与情感创伤提供了分析工具。福柯在《另类空间》中提出“异托邦”概念，关注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具有颠覆或反思功能的特殊空间。“异托邦”能够同时表征、悬置甚至颠倒日常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为主体提供重新审视自我的可能。医院、船舶等空间即是异托邦的典型。这些理论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空间与身份的关联。书中的灯塔、老屋与医院正是这样的空间——它们既是物理场所，也是情感与心理的投射，既承载家族历史的重量，也为主体提供了审视自我的距离。海伦的身份建构，正是在这三种空间的交织与流动中展开的。

此文章视角将结合空间理论，将“女性心理成长”这一抽象议题具象化、社会化，揭示出身份不是凭空产生的心理状态，而是在特定空间场域的约束、抗争与重构中动态生成的产物。

2. 空间符号

书中，科尔姆·托宾前一阶段侧重个体角度，后一阶段则侧重个体历史的书写，注重个体的经历与体验，关注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3]。作者的《布鲁克林》中，爱尔兰姑娘艾丽丝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一无所知的美国谋生，追求美好的生活。《黑水灯塔船》中的女主人公海伦也很早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在陌生的地方努力打拼，终于在都柏林成为一所学校的校长[4]。艾丽丝与海伦异乡遇爱，后重返爱尔兰家园；她们既尝过了亲人团聚的温情，也体味了生离死别的痛楚和文化的冲击。研究文化身份认同的学者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呈现出复杂多样性。“Identity”在英文中，既表示

“身份”，也表示“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5]。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此书的文化背景，比如通过多元文化、爱尔兰身份困境、移民身份等角度去深度分析此书。但从空间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空间不仅是叙事的背景，更是承载人物情感记忆、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核心元素。书中空间符号丰富，比如灯塔、老屋、医院和船只等，引入空间分析视角对这些空间进行深层解构，不仅能够打破传统文学研究对静态背景的剥离，更能在“空间—情感—心理”的拓扑流动中，切身察觉并剖析人物在异化、阵痛与重构过程中的动态心理轨迹。这些空间符号在故事中的作用不仅限于其物理存在，它们更深层地代表了海伦内心的变迁、家庭历史的延续以及她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界上所经历的痛苦与转变。

2.1. 灯塔

灯塔在《黑水灯塔船》中是一个重要的空间符号，它不仅仅是海上航行中的指引灯塔，也是海伦情感和身份认同过程中的象征。在小说中，灯塔代表着对未知、对真相的追寻，尤其是海伦对自我认知的探索。

海伦的父亲曾是灯塔的管理者，他的死与家族的变故紧密相关。海伦童年的记忆充满了灯塔的光芒与暗影。父亲在灯塔的工作象征着家庭的一种稳定和秩序，而父亲的去世则让灯塔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海伦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将灯塔视作指引自己重新认知家庭、过往和自我的一种象征。当她回到灯塔，灯塔已不再是父亲曾经的工作场所，而是成为她无法回避的痛苦源泉。“她注意有些东西掠过眼角，转过身来她再次看到了：远处塔斯克礁的灯塔正在闪光。她站着遥望，等待下一道流光，但过了好一会儿才等到。夜幕降临，她又等待起来。”这深刻地体现了灯塔空间在海伦身份建构中的两面性：一方面，灯塔象征着对真相和自我认知的渴望；另一方面，它又是无法摆脱的黑暗象征，映射出海伦对过去无法释怀的痛苦。灯塔的光芒如同海伦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希望，然而它的孤立与失落也映照了海伦内心的深深迷茫和孤独。

2.2. 老屋

与灯塔相对，老屋作为海伦身份认同的重要空间，承载了更多的家庭历史与个人记忆。在海伦的记忆中，老屋曾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屋里的门、灯与房间，她都记忆犹新，甚至连不用钥匙进屋的方法也了如指掌。在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年幼的海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回老屋。

她很庆幸自己回来了。当她将手放在厨房的门柄上时，她想到父亲的手也曾摸过这里，他的指纹或掌纹很可能还留在这里——不，一定还留着。他的双手已经死去，冰冷地躺在棺木里。这间屋子里的每一英寸，都残留着他的痕迹：他坐的椅子、他用的帽子和眼镜一定还有他的印迹，还有他碰过的刀叉——这些年来他每一把都碰过了。([6]: p. 71)对海伦而言，老屋是一个寄托着她对父亲全部记忆的场所，它营造出一种父亲依然健在并与他们同在的幻象。这座房子属于她，屋里的一切对她而言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老屋”是海伦心中“家”的象征，她渴望将其维持原状，以此假装父亲未曾离去。因此，在父亲去世后，母亲莉莉卖掉老屋的做法给海伦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老屋”的丧失，不仅意味着家庭的支离破碎，更意味着海伦自身身份认同的瓦解。

巴什拉认为，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并不是身体感觉到舒适的地方，而是人类的意识最适宜栖居之处。幸福的存在就是内心空间的存在，庇佑我们的家宅经由内在化才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充足的幸福感。他强调家宅这一空间，老屋之于海伦，正是这样一个的心理空间。阁楼里存放的旧照片、床下箱中的弥撒卡与吊唁卡，如同埋藏于记忆深处的碎片，每一次被触碰都唤起被压抑的情感。这些细节将老屋构筑为一个充满父亲和母亲痕迹的记忆容器，每一次进入都如同一次心理上的“下潜”，迫使海伦直面那些被刻意掩埋的过往。

与此同时，巴士拉还认为家宅也是最初宇宙的象征，人在其中获得最初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但这种原初的栖居体验并非总是温暖的。当家庭关系破裂、父亲缺席之后，老屋的安全感被裂痕与伤痛取代，海伦对它的情感便从依恋转为矛盾。她希望通过离开来挣脱家族历史的束缚，但每一次回归都被深深牵扯，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与对自我认同的困惑。家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既奠定了身份的基础，也构成了挣脱的难题。老屋在 Helen 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既是根基又是负担——它提供了关于家族身份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充满了裂痕与创伤。Helen 与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在父亲死后家庭的崩溃，进一步加剧了她对老屋依赖与排斥的矛盾心态。家庭空间在此成为父权话语与个人主体性争夺的战场，而个体的自我认同正是在这种对抗与协商中艰难生成。

2.3. 医院

医院作为一个空间符号，在书中充满了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意义。医院是 Helen 经历身体与心理痛苦的场所，也是她重新审视自己身份的地方。在小说中，医院不仅仅是治疗疾病的场所，它更是 Helen 在经历重大情感创伤后进行内心重生和身份重构的空间。

医院让 Helen 想到了父亲的离世：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现在我又想起来了，她说，“我一直相信，是你带走了他，你从来不带他回来。我知道这很不理智，但事情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感觉的。我想你将他关在了某个地方，你知道他在哪儿，这全都是你的错。在我的潜意识里，我相信这一切。” ([6]: p. 227) 年幼的 Helen 不知道医院是生死之地，只怪母亲把父亲送进这个地方之后，父亲再也没回来过。后来母亲将她 and 弟弟送去外婆家，从此 Helen 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 Helen 的内心深处，她对父亲的死亡无法释怀，但在医院的空间中，她也逐渐认识到自己无法永远被过去所束缚。医院成为了她情感和身份的重生之地，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痛苦，但它也促使她开始重构自我认同。

因为弟弟的病重，Helen 再一次与医院产生联系。她发现自己每次都没法集中注意力找出问题所在，但它先像梦中的黑影一般，而后逐渐变得真实清晰——德克兰，那家医院，她的妈妈。医院的白色墙壁和病床的冷硬让 Helen 无所适从，但正是在这种被剥离的状态中，Helen 逐渐面对父亲离世、她的家族以及她无法逃避的身份危机。医院中的病痛和无助，仿佛是 Helen 内心冲突的具象化，它揭示了她对自我认同的极大不安和对生活中的失落感的回应。

灯塔、老屋与医院承载了 Helen 身份建构过程中的痛苦。这些空间的变动和 Helen 在其中的情感历程，揭示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流动性。通过这些空间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 Helen 的身份危机以及她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3. 空间流动与 Helen 身份的重构

在《黑水灯塔船》这部作品中，科尔姆·托宾通过对空间符号的细腻描写，深刻探讨了主人公 Helen 在空间流动中的身份重构。Helen 的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她的空间迁徙与内心的冲突不断地变化与重塑。空间流动不仅反映了她的个人成长，也揭示了她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尤其是与家庭、历史、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 Helen 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托宾展现了身份认同的非线性和多重性，探讨了 Helen 如何在这些空间的不断变化中，逐渐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3.1. 从家乡到远方

在小说的开篇，Helen 的家乡和她的家庭生活似乎是固定不变的背景。她生长在一个被社会与历史压抑的家庭中，她的身份在这个封闭的小镇中形成，并深受家庭历史的影响。

阿克兰·阿尔德曾指出，流散实际上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迁移，也是跨越时空的情感转移 [5]。Helen 的空间流动从她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她从家乡的孤立小镇出发，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城市，这

种空间的转变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是她内心认同危机的最初体现。在家乡，她被束缚于过去的阴影和母亲的期望中，成为了一个既没有完全独立的身份，又没有完全抛开过往的个体。而在远离家乡之后，海伦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不再能够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固定的文化身份。她既没有在母亲的庇护下得到足够的空间去成长，也没有在家庭的约束下找到身份的清晰性。

海伦的家乡象征着一种被过往历史和家庭束缚的身份认同，而她的流动象征着对自由、对自我寻找的渴望。在离开家乡后，她渐渐感受到自我认同的缺失，这种流动性为她带来的是新的身份挑战，而非解放。记忆故乡的“理想化”与现实故乡的“破碎化”解构“回归救赎”幻想，形成了“杂糅”身份[7]，这种流动性正是托宾对身份认同“动态性”与“杂糅性”的文学呈现。

3.2. 身份危机与家庭束缚

书中，海伦的身份建构不仅仅是她个人与过去、家庭历史的斗争，还深受家庭成员的影响。海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对家庭、社会与自我身份的理解，身份的构建不仅是对自我认识的探索，更是在社会与家庭期待中的挣扎和折磨。

缺乏身份认同的个人可能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全，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缺乏安全的基础和归属感[8]。这一冲突不仅使海伦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家族历史和传统的沉重束缚，也让她反思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海伦与母亲的关系也是她身份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母亲深深植根于传统和家庭责任感之中，这种影响使得海伦的内心充满矛盾。“我妈妈教会我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爱，因为她也总是濒临收回自己爱的境地。我将爱和失去联系在一起，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唯一能和体生活在一起、抚养孩子长大的办法就是和妈妈、外婆要保持距离。” ([6]: p. 171) 丧夫之痛将海伦的母亲笼罩在巨大的阴霾中。然而，生性强悍而独立的她，绝不愿在子女面前流露出半点脆弱。面对海伦的冷漠，她同样选择闭口不言。这种近乎固执的独立与对孩子的漠视，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心墙，让母子间的距离越来越远[4]。母亲年少时成绩优秀，丧夫后在事业上十分成功，却不太善于处理与亲人的关系。与海伦隔阂已久，与自己母亲矛盾重重，她自身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海伦在母亲的影响下成长，继承了母亲关于家庭、责任和爱情的固守。然而，海伦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认同母亲所代表的这些传统价值。母亲的怀旧与对家族责任的强调，实际上成为了海伦身份建构中的枷锁，而非支撑。

3.3. 迷失与重构

灯塔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空间符号，承载了海伦内心深处对自我认同的渴望与挣扎。灯塔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象征性空间，代表着海伦内心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的交替。灯塔象征着她在迷茫中的指引，也是她心灵中那个寻找自我、重新定义身份的信号。海伦多次回到灯塔，试图在这一象征性空间中寻找答案。母亲告诉她，其实这里存在两个灯塔，一个像男人一样强壮有力，一个像女人一般坚持。“海伦，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女孩躺在床上想这些东西？最后我发现这些都不是真的。你知道，我以为你爸爸会长生不老。我总是历尽痛苦才会明白事情。” ([6]: p. 174) 原来父亲的离世也同样影响着母亲，黑水灯塔和塔斯卡尔灯塔互相坚守，就像海伦的父母。母亲的话让海伦感受到一丝温暖，也逐步意识到母亲这些年的坚守与苦衷。

随着海伦重返家乡，她开始重新面对与家族历史相关的空间。老屋成为她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审之地。老屋作为一个历史的象征，提醒她曾经的身份和记忆。然而，老屋中存在的不仅仅是封闭的道德规范与母亲冷漠的空间气场，也承载着海伦未曾解决的情感纠结。老屋的存在让海伦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并非如她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她发现，家乡的记忆、父母的过往、家族的历史都深刻地嵌入了她的身份构建中，这种历史的存在并非单纯的过去，而是时时刻刻在影响她的认知与情感。尽管海伦

努力重塑自我,面对家族历史和过往记忆时,她意识到自己并未能完全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随着弟弟病重,海伦回到家乡,与母亲一起照顾弟弟。早上海伦发现妈妈在德克兰的房间里,用手抱着他的头。([6]: p. 143)海伦儿时记忆里的母亲是冷漠的,是强势的。而现在的她却耐心的照顾着她和弟弟。母亲的温柔让海伦逐渐放下过去,父亲的离世对于家里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打击。老屋、医院原本封闭固化的空间张力被有效解构,使迫海伦不得不卸下防御,在微观空间内重新审视母亲的脆弱与绝望。老屋因而从压迫性的“权力监牢”转化为母女间达成理解与和解的“共情空间”。

4. 结论

在《黑水灯塔船》中,通过灯塔、老屋和医院等空间符号,构建了海伦复杂而流动的身份认同体系。空间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影响人物心理、情感与认同的重要载体。海伦的身份建构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中不断被解构与重塑。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的存在,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情感体验、历史创伤与身份认同的难题。通过这些空间的变化,海伦逐渐意识到身份的流动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变化与流动性也恰恰是小说深刻探讨身份认同的核心。

首先,灯塔作为小说核心象征,既指引方向,又映射出海伦内心的迷失。它不仅承载着家族历史,更是父亡创伤的发生地。灯塔的光芒时刻照亮她难以摆脱的情感阴影,显现出其身份认同中的挣扎与困惑。其次,老屋作为家庭记忆的载体,既是海伦身份的根基,也是她试图挣脱的束缚。在此空间内,她被迫直面与母亲的复杂关系,老屋因而成为母女权力博弈与加剧身份危机的阵地。再者,医院展现了痛苦与新生的双重隐喻。这一脱离家庭与历史的临界空间,使海伦得以审视母女隔阂与内心困扰,获得自我觉醒的契机。

空间的转换不仅是身体的迁移,更是海伦身份重塑的心理历程。从家乡到城市、从家庭到医院,海伦在空间的流动中经历了自我身份的迷失、对抗与重建。托宾通过丰富的空间象征深化了文本内涵,揭示出身份认同并非固化封闭的实体,而是在动态空间与多重情境中不断生成的流变过程。

托宾通过《黑水灯塔船》中丰富的空间象征,不仅为小说增添了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也为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空间视角。海伦在不同空间中的经历,最终帮助她走向自我认同的重新构建,她的身份逐渐从过去的阴影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新的方向。这一空间流动过程,正是小说对身份认同流动性与复杂性的重要探讨。

参考文献

- [1] [法]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
- [2] 贾策. 巴什拉的诗学思想探考[D]: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 郑州大学, 2021.
- [3] 蔡怡晶. 再现与重塑: 探析科尔姆·托宾的空间书写[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24.
- [4] 单爽爽. 科尔姆·托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 黑河学院学报, 2018, 9(2): 154-156.
- [5] 黄雨嫣. 融合与分裂: 科尔姆·托宾《布鲁克林》中艾丽丝的身份构建[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2): 38-41.
- [6] 科尔姆·托宾. 黑水灯塔船[M]. 温峰宁, 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1.
- [7] 李俊璇. 羁旅与归程: 科尔姆·托宾《长岛》中的移民身份认同建构[J]. 新传奇, 2026(1): 16-18.
- [8] 臧翔甲. 此心安处是吾乡——流散视域下《布鲁克林》中艾利斯的身份困境[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4, 32(6): 223-227.